

# 夜·海·銀·花

石  
英





2 039 2918 8

# 夜海银花

石英

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一九八二年·石家庄



2 039 2918 8

## 夜海银花

石 英

---

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（石家庄市北马路19号）

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---

787×960毫米 1/32 4 3/8印张 2插页 65,000字 印数：1—4,140 1982年7月第1次印刷

1982年7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：10286·18 定价：0.40元

---

# 目 录

## 浪 声 集

- |    |            |
|----|------------|
| 3  | 夜海银花       |
| 5  | 船闸         |
| 7  | 在三号码头      |
| 9  | 铆工师傅       |
| 11 | 最热闹的时刻     |
| 13 | 海上清道工      |
| 15 | 傍晚出新港      |
| 17 | 海上晚会       |
| 20 | 老侨工登上“岳阳”轮 |
| 22 | 主人         |
| 25 | 侨胞孩子望船来    |

- 
- 27 | 年轻的灯手  
29 | 海底园田  
31 | 大副的女儿  
33 | 新手  
35 | 航运站长  
37 | 海门  
39 | 在风暴中  
41 | 导航线  
43 | 静静的渔港  
45 | 台风到来之前  
47 | 海滨绿城  
49 | 巨流入海  
51 | 十一块手表  
53 | 母亲的手  
55 | 煤码头纪事  
57 | 解放桥  
59 | 小码头  
61 | 雨  
62 | 长山列岛  
64 | 听涛曲  
67 | 渤海寄情天山

真 干 篇

- 75 | 通向工业区的大路  
77 | “四海”青春  
79 | 渤海湾，在酿造深情  
81 | 运盐道上  
82 | 女抽水机手  
83 | 工会女干部  
85 | “流动车间”  
87 | 美  
89 | “游击检车”  
90 | 工厂技校  
91 | 凿岩机活塞自述  
93 | 炮镜  
95 | “我会！”  
98 | 草原雪  
100 | 我赞美这新河  
102 | 油井夜巡  
104 | 双壁赞

---

108	古潜山，你翻身啦！
112	从海上到北京
115	不要这多云
117	老垞工
119	我们“信得过”
121	望雪山
124	空中遐思
127	给清洁工
129	给流动售货员
131	后记

·浪声集·







---

## 夜海银花

焊花在东，焊花在东，  
焊花并没有随涛声入梦。  
不须猜测面罩后面是老，是青，  
这里大都是提前出师的徒工；  
不必担心焊花随着秋风凋落，  
这朵心爱的花呵越开越盛。

焊花在南，焊花在南，  
远来的客人哪，何须惊叹！  
你是说船台上人数太少？  
自动焊使我们合理“减员”。  
年轻的上“工大”，老师傅进设计院。  
留恋的情思穿起浪花串串。

焊花在北，焊花在北，

---

海滨百花，当以此花最美。  
要不我们厂最出色的技术员，  
为啥单挑焊工班长结成“一对”？  
战斗在前列，新房在排尾，  
标记是：窗帘的图案也照焊花描绘。

焊花在西，焊花在西，  
什么是焊工的最大欢喜？  
盼明朝新造的巨轮下水启航，  
闪亮的剪刀剪断了红霞一缕。  
这是对船工忠诚的真正考验，  
满载“信得过”，睥睨浪高风急……

焊花四射，焊花四射，  
俯看镀亮海波，仰望映透银河。  
哦，又似星星辉映人们的明眸，  
每个焊工眼睛里都有一颗。  
簇簇银花却非由天幕撒落，  
分明是神州众手，又托起“四化”星座！

---

## 船 闸

亮堂堂一条甬道，  
金闪闪一条狭谷；  
一口鼓涨了渤海浪潮，  
一口将海河洪流倾吐；  
春风、秋雨，浪打、铁铸，  
为江山，炼就一身好筋骨。

一声汽笛揭开海门雾，  
巨轮牵引一轮红日出；  
开闸将航轮含笑迎来，  
合闸截断了光波退路；  
留得航轮在清波里小憩，  
母亲的手将船身牢牢托住。

和平十六号，载辽南五谷，

---

卷来一幅太子河畔丰收图；  
民主十号，送来胶东军属，  
满载子弟兵妈妈的谆谆叮嘱。  
清风临窗，洒进滴滴甜露，  
报道船身已贴近首都门户……

亮堂堂一条甬道，  
金闪闪一条峡谷；  
一曲壮歌，吐出海样深情，  
九丈闸门，吸进万年幸福。  
春风、秋雨，浪打、铁铸，  
巨人的脚步，眼前踏出一条通途！

---

## 在三号码头

鸥鸟来来回回，  
浪花进进退退，  
三号码头精神抖擞，  
嗖地伸出一条手臂！

手臂插进海心，  
挽来货轮一对。  
化肥麻包刚刚露面，  
列车就在舱口排队。

前队已抵达新港码头，  
后队还藏在社员心内；  
四野庄稼遥向新港招手，  
返青麦苗急待扬花吐穗。

---

长臂起重机打个旋回，  
轻轻抓起来一包化肥，  
朝霞映照，辉光四射，  
操纵手高举起一只金杯。

面向北京衷心敬祝：  
祖国呵，请满饮此杯！  
倾杯洒遍了冀中沃野，  
一杯酒化作金谷千堆。

---

## 铆工师傅

——一个徒工的话

只要咱师傅登上船台，  
就象前沿阵地来了老兵，  
顿觉天低、树矮、日月小，  
海狭、浪微、风也轻！

你看他背倚惊涛万丈，  
面对一座“铁的长城”，  
两臂一伸格崩崩响，  
足能擎得起两座浪峰。

仓库里寻了杆废铆枪，  
三修两修居然成了“精”；  
端起铆钉枪轻轻一动，  
嘿，船帮撒上了满天星！



---

你要向他采访“事迹”，  
他光咧嘴笑着不出声；  
人说年过四十不怕谈自己，  
他呢，五十挂零开口还脸红。

可是在万吨巨轮下水那天，  
他拍胸说了句话，真中听：  
“大风大浪里闯上几回，  
才知造船工的肩膀有多硬！”